

司法業務參考材料 第一輯

謝部長在司法訓練班的講話

中國政法大學教務處印

一九四九年十月

在司法訓練班的講話

一九四九年一月

謝覺哉

我的講話，如要有題目就是「在司法訓練班的講話」，我不想用課程表上的「馬列主義的法律觀」，我對馬列主義的研究有限，說不上來，且我講的內容，只是對解放區施行過的司法工作的一般的闡述。

(一)

天賈審判長說：我們司法工作的同志們，有兩個包袱，其中之一，是對舊的法律和舊的司法尚有留戀。不奇怪嗎？從革命開始的那天起，我們即從事於新的司法工作，被處罰的人，是處罰人的人，以前被人處罰的人——人民，現却站在執法的地位，為什麼還存有舊的司法觀？然而也並不奇怪，世界上很多的事，常常是人的行動在先，而人對於這事的認識則在後。不論中國和外國的歷史上，革命一開始，常常即表示在和舊統治者的司法鬥爭上。太平天國的事，開始是劫獄；法國大革命開始是打開巴士的獄；我們在小說上、戲台上、看過不少的劫法、劫獄的英勇而又熱烈的場面。這是說統治者的牢裏關的、法場上殺的，正是被統治者——人所要救的。而那些關人殺人的統治者，却正是被統治者——人民所要關要殺的。關你不着、殺你不着、而你反要關人殺人，怎辦？只好拿起武裝來劫！

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寫的湖南農民報告裡面有一段，題目叫「糟得很與好得很」。這時候湖南農民協會鬧得火紅：「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土豪劣紳駭壞了，小的跑縣城、大的跑省城

、跑漢口、跑上海，說：住不得了，不成世界，「糟得很！」毛主席跑到農村一看：窮人不受逼了，有飯吃，能說話；農民協會大家擁護；爭訟沒有了，因為可到農民協會講道理；花錢吃鴉片的沒有了，因為農民協會議決不准。農民都說「好得很！」毛主席寫道：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同志都不應該跟着瞎講。你若是一個堅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農村裡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得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羣的奴隸——農民，在那裡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

不顯然嗎？照地主們「糟得很」的說法，應該把農民逮捕、拘禁、打屁股、砍頭。照農民「好得很」的說法，誰要來破壞，不服從這「好得很」的辦法，也應該逮捕、拘禁、打屁股、砍頭。但是農民文明得很，當時湖南農民協會大概只有這樣幾條不成功的法律：第一條：戴高帽子遊鄉；第二條：開會鬥爭，要那被鬥爭的拿出錢或糧食來救濟窮人；第三條：罪大惡極的捆起來送縣城，縣裏辦不了的送省裏。這時候湖南的省裏有一個專門「審判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特別法庭」，這個法庭的判決是不許上訴的。可惜得很，那時革命的領導者懂不了毛主席說的道理，不想法來發揚、保護農民的司法辦法，反說農民運動過了火，要壓抑一下。地主階級則很聰明，他們知道他們眼裡的所謂「糟得很」，已不是他們的監牢、打板子、判處死刑所能制止的。于是鄉裡跑出來的地主和在外面帶兵的地主——譚延闡、唐生智之流，來了個反暴動；就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所謂馬日事變。他們也是刦獄，刦那關在長沙的審判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法庭的獄，把沒殺的土

豪劣紳貪官污吏都放出來了。農民方面，革命者方面，一點沒有準備，被他打個大敗。於是他們的「法」來了，他們的「法」，是「血洗」、是「斬盡殺絕」；是「寧肯錯殺三千，不肯放鬆一個」。還不明顯嗎？兩個階級，兩種司法：農民的法，為對付地主的壓迫，地主的法，則是殘酷鎮壓農民的反抗。

還不明顯嗎？不先用武裝把敵對階級打塌，你的法就不能行使。統治階級早懂得這個，我們革命者也要懂得這個，學會這個。

還不明顯嗎？寫在本本上的法，是當權的階級行之已久，是到了相當穩定時期才有的。你說：戴高帽子，開鬥爭會、開特別法庭、「六法全書」上沒有；而當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着了忙」的時候，『寧肯錯殺三千，不肯放鬆一個』，他們也不顧他自己的「六法全書」了。

慚愧得很，我是當時長沙審判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特別法庭的審判委員之一，我當時對毛主席的道道理，了解得很不深刻。雖然也鎮壓了一些壞蛋，但也被刦去了一些壞蛋。要知道湖南的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特別凶，押到了特別法庭的，都是屠殺過成千百勞苦群衆的要犯。

經過大革命的失敗，我們了解了沒有武裝，沒有政權，不可能有革命的勝利。我前天講法律就是軍隊的繼續，就是說國家的權力，表現在軍隊與懲罰機關（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法庭）上，當你不服從我的時候，我用軍隊打，軍隊把你打垮了，就用法來治你——用檢察機關來偵察你，用法庭來審判你。有些司法工作同志，因過去常常要參加中心工作，於是認為領導上對司法工作不重視，不知今天是打仗第一，仗打勝了，司法才有用；仗打敗了，那有法可講？蔣介石還要用「法」來治我們。我們過去把全力放在打仗上面是應該的。司法工作同志有時亦要從事那些工作

，（生產之前）也是應該的。不僅從前如此，今天如此，明天還應如此，因為敵人還有力量，還有全場。

事實也很明顯：我們有了武裝以後，我們武裝占領的區域（解放區），反動消滅了，人民當權了，這裏就行使我們的法。蔣匪統治的區域，則行使「匪法」：剝共法庭啦，特種刑事法庭啦，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啦，被殺的革命人民，無數可計。人民法庭殺的人少，反人民法庭殺的人多。人民法庭公開審判，要殺的：「與衆棄之」；反革命「則因為是反革命」，「見不得太陽」，於是「秘密處死」，「集體活埋」，秘密的「集中營」，打死凍死暗殺等：花樣翻新。

一九四七年雙十節人民解放革命軍宣言，第二條：「審判懲罰以蔣介石為首的內戰戰犯」，第五條「沒收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財產」，去年我們又宣佈了頭等戰犯四十三名。這是說革命快在全國勝利了，我們的法快要在全国執行，首先就是用人民的法庭來審判這些戰犯。戰犯名單宣佈，全國全世界人民都高興，盼望這個審判早舉行。只有戰犯們自己像打一悶雷，報告他死期要到；只有美國國務院悲哀：認為把他們所承認的中國政府領袖列為頭等戰犯，豈有此理！但是他又有什麼辦法？

（二）

要了解國家的概念，才能了解法律的概念。法律是行使國家權力的一個工具，馬克思主義者說：國家是階級的產物。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社會有了階級的時候才有的。因此國家不是永遠存在的，到了沒有階級的社會的時候，國家也就因不需要而逐漸死亡了。

階級是怎樣產生的呢？上古時候，人們只靠兩隻手去打獵、捕魚、摘果實生活，每個人的努力，只能養活他自己，那時的人們誰都要勞動。他們有組織，組織怎樣去解決生活，但他們沒有人剝削人的事，因而也就沒有人壓迫人的事。等到生產力進步，人們勞動除供給自己外，還可剩餘一些，於是漸漸有靠他人生產剩餘而生活的人。這部份人是管事的，有支配權力的，就又形成一部份人管理另一部份人的現象。這些剝削別人的人，為了要維持他們的剝削，便組成了一個集團，而成了剝削的階級。這集團的人，爲了鎮壓不服從他們的人，便產生了他們的組織——國家，也產生了他們原始的法律。最初的國家是很小的。（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那時的中國比現在小得多，有一萬個國，周朝時說有一千八百國，可見那時的國家不過是一個家族——一個大土豪。這樣的國家現在還有，紅軍長征，經過小金川，那裏的土司佔據了一塊地方，土地都是土司的，農民都是土司的奴隸，那樣國家裏的組織，是比較簡單的，管理的方式也簡單。後來生產力越進步，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大土豪，互相吞併，甲土豪率領他的奴隸去打乙土豪，打的結果，強的吞併了弱的，即大土豪吞併了小土豪。國家數目少了，比如到了戰國時代，國只有七個，秦始皇又統一了六國。國家逐漸的擴大，階級衝突的規模也越大，因而國家的組織也跟着複雜了，壓迫的方法也更精密更殘酷了。等到生產力大進步，到了資本主義時代，階級單純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尖銳的對立。管理國家的資產階級方法也更嚴密更巧妙。不管怎樣，封建國家也好，資本主義國家也好，他們打仗，改朝換帝，有時也叫革命，但他們的性質是一樣，是一個剝削者代替另一個剝削者，一種剝削方式代替另一種剝削方式。資產階級的剝削，不過是封建帝王的剝削的代替而已。有一個在偽政府作法官的人，他說：過去我用六法全書，現在我用的還

是六法全書，有什麼罪？的確，如除開背叛民族一點外，同樣是剝削階級壓迫被剝削階級。

現在，我們的國家不同了，我們是人民大眾當權的國家，我們是拿國家的權力用來鎮壓那少數反對我們的以前的統治者，剝削者。國家的當權的階級換了，但國家仍是要，因為還有階級。國家的權力還要加強，因為被推翻的階級力量還大，他的鬼計陰謀還很厲害。

蘇聯沒有階級，為什麼還要國家，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聯共會議上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國家有兩個作用：（1）對內：要制服被統治者：即是統制那些被我們推翻了的階級的人們。（2）對外：要抵制外來的侵略。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國家，對外有兩種作用：一是侵略別的國家，一是抵抗別的國家的侵略，無產階級的國家是不侵略別人的，但是要防止別的國家對我們的侵略。蘇聯內部沒有階級，但國外還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因此，國家還是要。這是一般的國家作用。至於社會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則除開上面兩種作用外，還有依靠國家、組織人民作各種經濟、文化、教育工作，使廣大人民容易進到社會主義生活中去的作用。

國家是管理人最有力的機關，誰個階級當權，就有誰的一套法律，這個觀念談起來似不難瞭解，但因為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者，長時期把國家的階級性有意識地把它蒙蔽、模糊起來，因此我們要認明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就非揭發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觀的荒謬不可。中國古時對國家的解釋：「大夫稱家，諸侯稱國」，孔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這種國家，即宗法社會的國家。用現在的話來講，即是大地主，把大地主的家，擴大起來，便成爲國。晉國的三家，不是成了三國嗎？至於老百姓叫庶民，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奴隸。禮記上說：「體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明明指出刑法是管庶人的，即管奴隸的。對外呢？則率領農奴，

替主人去死，侵略別人的地方。書經上講：「紂爲天下逋逃主。」這是周武王天天打仗，他的奴隸逃得不少，而紂王收容了他們，照當時奴隸主的規律，這是大大的不對。於是武王就號召一些小奴隸主去討伐他。他們之所謂國，是奴隸主統治奴隸的國。他們也說他的國是天給的，甚麼「天生民，作之君，作之師，」說我來管你，是受了天的命。

至於資本主義的國家解釋，由於時代不同，他們養了一些御用的學者來鼓吹，是更巧妙也更荒唐。他們說：土地，人民，主權，是國家的三要素，少了一項，就不算國家。他們對主權的解釋：一、是用來保障自己，二、是用來侵略別人。日前報上登載荷蘭外交部長的談話，他說印尼是從來沒有主權的，因此他不是國家，我用兵打他，不算侵略。另外有些人說：「國家是人民意志的表現，是道德觀念的實踐。」好像是國家真的是超在社會之上。說來說去，只有一個目的，即企圖隱蔽國家階級的實質。法西斯墨索里尼則說國家是上帝的意志表現，而上帝意志的具體表現就是領袖的行爲。蔣介石學了他的，說國家至上，實質上與封建時代的「朕即國家」沒有兩樣。各位要進一步瞭解國家這個問題，請去詳細讀讀「社會發展史」「國家與革命」，「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等書。總括起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認為國家是階級的產物，是統治階級用來鎮壓、制服被統治階級的工具，看統治者是誰？工具就被誰用。

資產階級爲什麼要隱蔽國家的階級實質呢？因爲剝削階級（地主資本家）的存在，是以被剝削階級的存在爲條件，沒有農民，不會有地主，沒有工人，不會有資本家。所以他們不敢說國家是壓迫、剝削工人農民的，而要說國家是保護全社會整個人民的。他們不僅在國家觀上這樣講，在文化上，道德上亦這樣講，他們說：窮人是前世作了孽，富人是前世積了德，所有這些，都是用來

欺騙老百姓，以便維持其剝削的統治。我們爲甚麼定要說明國家的階級實質呢？因爲人民大衆的存在，不以剝削階級的存在爲條件。不會有這樣的工人，說沒有資本家活不了，不會有這樣的農民，說沒有地主活不了。相反，我們要揭發它，是爲着使人民大衆都有意識的來進行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及在其被推翻後消滅剝削階級遺在社會上的殘餘。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第五章講國體政體，有幾句話說的最透澈，請大家記着。

「這個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他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其國家中的地位。」即是說看國家中當權的是那個階級，於是就或叫帝國，或叫民國或叫人民民主共和國，或叫社會主義共和國等。

政體是：「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即是說那個當權的階級，爲着自己的利益而組織，或是專制政體，或是議會政體，或是人民代表大會政體，即民主集中制等。

(三)

今天講兩個題目：(一)新民主主義的階級問題；(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問題。

昨天講過：國家是階級的產物，法律是國家表現權力的工具，法律自然也是階級的產物了。那麼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階級關係是怎樣呢？這是我們必要瞭解的問題，封建社會是貴族地主階級當權，資產階級社會當權的是資本家，社會主義社會當權的是勞動者無產階級。新民主主義國家是那一階級當權呢？因爲中國是長時期陷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

，要立時進行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是從全世界來看，資本主義已經過時了，已經走到了崩潰的道路，即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與他的生產關係已不能相容。生產力已完全社會化，而生產工具都被極少數資本家佔有，成千萬的工人農民餓肚子，少數資本家却說「生產過剩」不得了。寧肯把生產的機器停着不動，把成千萬的麥子燒掉，用大船載着牛奶傾到海裡。這現象我們聽了很奇怪，我們這裡怕的是物資過少，而他們怕的是物資過多。他們那裡的勞動人民和我們中國的勞動人民一樣挨餓受凍。因為資本家目的，不在改善人民生活而在賺錢。這就是生產力雖然提高了，而因為生產工具為私人佔有，他便阻止了生產力的發展。要解決這個矛盾，祇有實行社會主義，把生產工具成為社會所有，人民才能解放，才能享受到生產力所給予的幸福。

在全世界講起來，到了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了，而中國都還沒到那程度。但中國是世界的一部份，他不能離開世界的潮流而孤立起來。生產已經是超國界的，如現在我們用的東西很多是資本主義國家造的，這就說明國與國是互有關係的，由於這樣，我們一方面要合乎世界走向社會主義的潮流；另一方面要顧及到中國的實際情形——不可能立即走到社會主義的情形，必須有一個準備的時期，這就是新民主主義。

為什麼叫新民主主義？我們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這個任務是資產階級贊成的。因為帝國主義的外國資本主義侵到中國，中國資本主義便不能發展，封建地主存在，資本主義也不能發展，蔣、宋、孔、陳的官僚資本，他們用政治力量為外國人當買辦，使得中國的生產衰落，中國的資本主義更不能發展。革掉他們，中國的資本主義頸上的枷，就去掉了，資產階級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要社會主義社會不要資本主義社會的，但目前共產黨的辦法，是於他們有利的

• 共產黨也不是忘記了本身的任務，反而替資產階級賣力，而是認清中國必需有某種程度和相當時期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才能替社會主義鋪平道路。（新民主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將是和平的轉變，因為流血的革命已經過去了。）

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歷史上已經證明不能由資產階級去完成而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完成。辛亥革命推倒了滿清，來了個袁世凱；國民革命軍北伐，推倒北洋軍閥，來了個蔣介石，比袁世凱更壞。當孫中山在時與共產黨合作，革命本來可以成功的，但是中途資產階級害怕了，資產階級他們雖然和帝國主義軍閥有矛盾，但一看到工人農民起來了，於己不利，於是蔣介石汪精衛爲首的傢伙，就馬上投降到帝國主義和封建的懷裏，反轉來屠殺工農。革命失敗了。於是革命的歷史任務——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全部落到了共產黨的肩上。大家都看得清楚，只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方能完成這個任務，自然，今天的無產階級是覺悟了的，不會把革命搞起來，又在自己頭上安一個壓迫者。所以要明白指出：這樣的革命叫新民主主義革命，他不同於也不可能再是舊民主主義的革命，他的階級關係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雖然也要聯合其他革命的階級。

一九四七年雙十節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與其他愛國份子組成民主統一戰線，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報告說：「這個統一戰線，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沒有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是不能勝利的。」一九四八年四月毛主席在晉綏幹部會上說：「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任何其他別的革命，他祇能也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

大衆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說新民主主義革命，不能由任何別的階級和任何別的政黨充當領導，祇能和必須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來當領導者。這就是說：參加這個革命的人士所組織的統一戰線，是十分廣大的，這裏包括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份子、自由資產階級以及從地主階級分裂出來的開明士紳，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大衆。」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黨中央頒佈的口號「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份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各地華僑、社會賢達及其他愛國份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的統一戰線，爲着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鬥。」

把上列文件一看，就可以知道：新民主主義政權的階級關係，是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大衆的民主專政。」

無產階級爲領導，不祇是說領導的人和政黨應是無產階級的，而主要的是說領導的政策應是無產階級政策。英國當權的是工黨，但他們實行的是資產階級政策，南斯拉夫鐵托名爲共產黨，但他已脫開無產階級，捲入了帝國主義的懷抱。我們今天說的無產階級的領導，是說把革命進行到底，澈底消滅蔣介石集團，驅逐美帝國主義出中國，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進到社會主義的中國。「領導是帶路的意思」，無產階級在帶路，路當然要帶得正確，跟我們來有好處；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帶路，誰不願跟我們來，隨你的便，我們也決不遷就你，你滾開好了。

以工農聯盟爲基礎，工人是要走向社會主義的，但必要聯合農民才能勝利；因爲農民佔大多數。農民如沒有工人領導也不成，因爲農民有散漫、落後和保守性，容易被別的力量帶去。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帝，都是農民起來造反，但或被鎮壓下去，或被別人利用，推翻這個剝削農民的皇

帝，來了另一個剝削農民的皇帝。所以農民必要聯合工人。工人農民佔人口百分之九十還多，他們是生產者，是社會的基礎。至於其他的人，雖然只佔百分之幾，但很有用，我們要聯合他，例如知識份子，尤其年青的貧窮的知識份子，他們有革命熱情，他們有知識，來為革命服務，作用很大。

自由資產階級，雖然他是資產階級，而在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能和我們合作，應該聯合他，關於怎樣和他們合作，下次再講。

少數民族，華僑，並不算一個階級，但他受壓迫受帝國主義蔣家政府的壓迫，需要革命，開明士紳是地主階級裏分化出來的，他們家庭是地主，社會地位是紳士或土豪，是我們革命的對象，我們要打倒他，但他們贊成反帝反蔣，甚至還參加工作，那又是我們革命的朋友。這些人跑來，有好處沒害處，應該聯合他們，並幫助他們進步，勸他丟掉原來土豪劣紳的人格，而完全變成革命的人格。

(四)

馬克思主義者說：「經濟關係是法權的基礎」。階級的分化，是依據他的經濟關係。資本主義社會，是講個人發財的，他的法律，把私有財產，看作神聖不可侵犯；封建社會的法律亦是保護私有財產，同時保障地主貴族與勞動人民間的不平等關係（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不明白地說不平等的）。我幼年時家庭是地主，曾經聽一個佃戶說：「東佃如父子」，當時聽了很覺難過，其實那裡找得出像佃農那樣的孝順兒子呢？沒有別的，佃農沒有土地，恐怕被地主趕跑他，沒有地方住，沒有

飯吃。社會主義社會，一切生產手段歸公有，所以他的法律對公共財產及其關係，特別注重。

新民主主義經濟怎樣？是資本主義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回答：是過渡的，有資本主義的因素，也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他要在這過程中逐漸變化，由量變到質變。即是說社會經濟裏面的資本主義因素與社會主義因素互相消長，看那一種佔優勢。我們的目的，是資本主義的因素逐漸減少，社會主義因素逐漸增多，一直變成完全的社會主義。這裏全要看領導者。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領導，目的是走向社會主義，但若政策有錯誤，也可走到另外路上去。雖然以整個的世界來說，最後都要走到社會主義，但延長時間，遇點曲折，是可能的。毛主席說過：我們現在的革命，一方面為資本主義肅清道路，另一方面為社會主義準備前提。走那一方呢？那是個鬥爭。列寧說過：要推翻一個反動政府，可以在一個晚上做到；但要改變社會上的經濟，那就要經過較長的時間。我們有好的經濟條件，問題是在於會作不會作。蘇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提出「誰戰勝誰」的口號，列寧指出共產黨人要學會做生意；毛主席說：每個同志要學會作經濟工作，正是指此。比如商人是不事生產的，工人農民是生產者，但是社會常常是工農生產，商人發財。不要商人行嗎？不行，工、農、生產的東西，沒有商人賣不出去，要的東西，沒有商人買不進來。要免去商人的中間剝削，就得成立供銷合作社，合作社是有社會主義因素的，他從社員買進東西，價錢公道，向社員賣出東西價錢也公道。社裏賺的錢，除開消外，仍退還社員，這是小生產者的合作。假如社會都成功了這樣合作，還不就是社會主義嗎？國營商店老闆是國家，國家是工人農民的，那末國營商業也是社會主義性的。比如某個市場，一月有一千萬元的進出，如果合作社與國營商店做的多，超過五百萬元而私人商店的做的不夠五百萬元，那就社會主義因素占了優勢；反之是劣

勢。生產事業也是一樣。我們要學會這樣做，逐步由社會主義因素占優勢，直到全部社會主義。自然在今天的解放區，我們對私人資本的生產還要他發達，毛主席說：中國不是多了資本主義，而是少了一個資本主義。凡於國計民生有益的工商業，私人都可以經營。對工商業是幫助呢？保護呢？限制呢？競爭呢？我說都有，幫助私人資本尤其是小生產的發展，使生產增多，免除社會上貧困現象，這不是社會主義的障礙，而是發展社會生產的基礎；資本家的正當工商業，受法令保護，不去侵犯他，讓他能好好發展；某些事業私人不得經營，不准商人投機倒把、居奇操縱，是限制；國營合作社與私人企業彼此間有競爭，看誰辦的更好。蘇聯初辦集體農場的時候，也發生了一些困難，因為有些農民不願意把他們自己的土地進集體農莊，後來看到集體農莊的生產比個人農莊的收獲超過得多，於是大家都要入集體農莊了。這就是說，我們要行社會主義，是因社會主義比別的經濟制度好的原故，人民贊成社會主義，是看到社會主義制度比他原來的生活好得多才來的。

資產階級的民法是保護私有制的，我們的民法也保護私有財產，但最重要的是保護公共財產。刑事的發生，絕大原因是爲了經濟。所以我們搞司法的人，必須懂得經濟問題。有幾個名詞，經常用的，要搞明白。比如資本主義，社會上有生產，就有資本，但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一方是生產工具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另一方是一大部份人沒有生產工具，不得不賣自己勞動力而生活。掌握了生產工具的叫資本家即資產階級；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叫工人即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有大小之分。「小資產階級出身」「有小資產階級意識」，這話，我們經常說，含義頗廣泛。若具體說明小資產階級是什麼。那應該是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祇是規模較小而已。一九三五年紅軍

到西北，改工農蘇維埃爲人民蘇維埃，允許小資產階級參加政權。當時選舉條例是這樣寫的：資本在五千元以下的，僱人在十五人以下的工商業者，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這只是說一個例，隨着經濟的發展，所謂小，也就會不限於此數了。小資產階級固然天天想變爲較大的資產階級，但畢竟小，比一般資產階級容易和我們靠攏些。我們在農村中沒有看到較大的資本家，現在進城市了，和真的資本家接觸，他們也歡迎我們，我們也容許他們。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目的上，他們和我們一樣，但在澈底消滅反動，把革命進行到底上則不全和我們相同。至於最終目的，資本家的發展生產，爲着走上資本主義，我們的發展生產，爲着走上社會主義，到那時矛盾就顯出了。資本家目的在賺錢，能賺到錢，甚麼都可幹，我們只允許他們做有益於國民生計的事。他們也想鑽入我們經濟機關裡，帶進他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使我們經濟機關變成資本主義機關，我們則不許，因爲他們會營業，有一套道理，我們同志容易爲所蒙蔽。這種事必會有，以前已經有過，但我們必不許可他有。這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性質與資本主義的經濟性質的打仗，打複雜的仗。司法工作者要參加這一打仗。這不止要把握住我們的經濟政策原則，不作人家俘虜，同時也要分得青年青的資產階級的有益於社會生產的性質，不可不防備他，但也不要窒息他。

有人說：我們和進步的資產階級合作，那一種資產階級是進步的。他反對封建社會的時候，有進步性，他的資本還不多，他不能壟斷的，需要自由，所以又叫自由資產階級，他不是外國的或和外國資本關係很少，所以又叫民族資產階級。

社會主義呢？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共產主義呢？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社會主義是低級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時代生產發展到極點，到那時候，人將不以勞動爲苦，而以勞動爲樂。

新民主主義經濟有下列幾種：（一）公營經濟，現在我們有貿易公司，公營工廠、鐵路、礦山，都是公家經營的，因為公家是人民的，所以我們公營企業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公營企業要賺錢，賺的當然是勞動者的錢，但公營企業是國家的，國家是勞動者的，賺勞動者的錢，來建設勞動者的國家，所以是屬於社會主義性質。（二）合作社，「合作社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橋樑。」合作社是把小生產者合起來生產，來消費。開始是小的合作，後來是大的合作，將來變成全國的合作。使人民在合作有利基礎上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好處。所以合作社是含有社會主義因素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蔣管區的合作社，沒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因為他是資本主義在領導。（三）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在國家監督之下，比如這裡有一事業，我們暫時辦不了，監督資本家或租給資本家，甚至租給外國資本家來辦，和他訂定條約，照條約辦事，到了一定時期收回來。此外就是私人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在我們領導之下，讓其在一定時期有某種程度的發展，這於我們沒有害處。司法是保護我們經濟制度的，所以必須把我們的經濟制度與政策弄清楚。

怎樣叫民主專政呢？我們的政權，對在共同目標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目標下進行革命的人民大眾，是民主的。對於賣國漢奸及封建勢力，則是專政的。比如搞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收回來，分給農民耕種，並沒有和地主商量過，這就叫專政。我們消滅地主階級，並不是消滅地主的人，而是消滅土地剝削制度，所以規定地主從事勞動五年以後可改變其成份。民主專政只有民政權才敢這樣講，我們的階級立場是明顯的，祇許這樣作，合乎人民大眾利益的，大家都這樣做，這就是民主。不許那樣做，不許反動階級的來做，違反人民大眾利益的事，這就是叫專政。